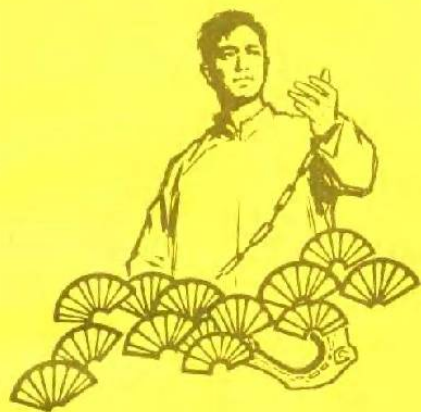




湘剧高腔

郭亮

范舟 刘鸣泰 谢让尧 编剧

.647

湘 剧 高 腔

郭 亮

范 舟 刘鸣泰 谢让尧 编剧

责任编辑：李恕基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79年7月第7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8,000 印数：1—2,000 印张：5.75

统一书号：10109·1137 定价：0.34元

时 间 一九二七年春至一九二八年春。

地 点 长沙、岳州。

人 物 **郭 亮** 字靖筵，男，二十七岁，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省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主席。“马日事变”后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书记。

齐树人 男，五十一岁，老教育家，长沙某师范学校校长，郭亮的老师。

雷大嫂 女，三十二岁，共产党员，西乡农民自卫军队长。

李灿英 女，二十六岁，共产党员，省委交通员，郭亮之妻。

周尚武 男，十八岁，共青团员，郭亮的警卫员。

袁 振 男，三十岁，省委委员，工人纠察总队队长。

老 潘 省委委员。

老 田 省委委员。

雷 贵 男，三十多岁，雷大嫂的丈夫，原系士兵，后参加农军。

程 韬 男，三十多岁，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后为中央特派员。

龚绍轩 男，二十八岁，省委委员，后叛变。

许克祥 男，三十八岁，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三十

三团团长兼长沙卫戍司令。

余湘三 男，四十岁左右，北伐军第三十五军军部高参，后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

岳国钧 男，五十多岁，大劣绅，“四·一二”政变后为“保产党”头目，“铲共法院”院长。

刘 标 许克祥的副官。

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市民、学生、群众若干人。

马弁、随从、士兵、特务、匪班长。

第一场 风雨欲来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上午。〕

〔省总工会院内，台左为办公楼的走廊，廊柱上挂有“湖南全省总工会”牌子。廊柱旁的木架上，插着“工人纠察总队”旗子和一排“纠察棍”。后为院墙，树下有石桌石椅。〕

〔在急骤的哨声中幕启。工人纠察队闻哨声紧急集合，工纠队员甲打队旗排在队列前面。袁振上，周尚武、李灿英随上。〕

袁 振 同志们！河西农民自卫军押解土豪劣绅进城，经过学院街口，被一伙流氓包围、殴打，我们立刻前去支援！

众 是！

袁 振 尚武！向郭亮同志报告！

〔周尚武应声下。〕

袁 振 灿英同志，请你不要离开，等候郭亮同志指示！同志们跑步前进！

〔袁振领工人纠察队急下。〕

李灿英 （唱）“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

三湘四水起妖氛！

保产党棒喝团暗中活动，

杀干部捣农会时有所闻。

连日来长沙城风声日紧，
摩擦不断，谣言纷纷。
局势危心情急实难平静——

〔传来一阵枪声。〕

李灿英 呀！

（唱）为什么又响起一阵枪声？！

〔周尚武急上。〕

周尚武 灿英姐！许克祥以维持秩序为名，出动大批军队，鸣枪示众，包围了纠察队、自卫军，缴了我们的枪，抓了我们的人，胡说“工农会要缴军队的枪”，正在调动军队！

李灿英 郭委员长现在在哪里？

周尚武 正在教育会召开紧急公团会议，组织示威游行，抗议他们制造摩擦，扩大事态！

李灿英 哎呀！你怎么不在他身边？

周尚武 他要你立即把这份呼吁电发到武汉！

李灿英 呼吁电？

周尚武 （交电稿）呼吁叶挺师长领兵南下，保卫革命！

李灿英 好，快走！

〔二人同下。〕

〔二工纠队员扶雷大嫂上。〕

雷大嫂 放开我，放开我！

工纠队员 雷大嫂！你被流氓刺伤啦！

〔工纠队员强行为雷大嫂包扎，雷大嫂怒火难捺又往外

冲，队员拦阻。

〔袁振上。〕

袁 振 雷大嫂！（拦住）

雷大嫂 袁胡子，抓来的土豪劣绅跑了，缴来的光洋丢了，弟兄们被军队抓走了，今天到底是什么鬼呀？！

袁 振 嗯？就是要把这个鬼捉出来！我们抓到一个闹事的流氓，一定要从他口里弄清真象，这个案子由你来审。

雷大嫂 由我来审？那怎么行！

袁 振 郭亮同志说，非你不可！

雷大嫂 还非我不可？你这纠察队长做什么的？

〔雷大嫂欲下。〕

袁 振 呃呃，这可是郭委员长交的任务啰！

雷大嫂 （停步）哦！

袁 振 （对工纠队员）叫他们把流氓带来！

工纠队员 是！（下）

雷大嫂 袁胡子，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你跟老郭说……

袁 振 要你审就审嘛！（笑下）

雷大嫂 ……审就审吧！（扎袖子，又找了一块木头杈当“惊堂木”在桌上一拍）押上来！

〔农民自卫军甲、乙押雷贵上。〕

农军甲 雷队长，流氓带到！

〔雷贵见雷大嫂一惊，拉了下毡帽，蹲地抽烟。〕

雷大嫂 你这流氓，姓什么叫什么？

雷 贵 （吞云吐雾）……

雷大嫂 (怒拍“惊堂木”)你耳朵进了烧腊店，还是嘴上贴了封条？快与我说！

雷 贵 几个熟人，抖什么威风！我是毛伢子爹！

雷大嫂 什么什么？你说清白！

雷 贵 我是毛伢子爹，你是毛伢子娘；我是你男人，你是我堂客。清白了吧！

雷大嫂 (辨出声音，惊愕，摘掉雷贵毡帽)你……你……(逼视)

雷 贵 三年没见，就不认得了？

雷大嫂 你……你是雷贵？

雷 贵 (拖腔)不才……是我！

雷大嫂 (旁白)天哪！

(唱)眼前事如雷轰顶，

是梦还是真？

分别三年整，

相逢若两人。

雷贵！

三年前爹爹遭惨死，

你被迫离家去当兵。

去年喜获平安信，

得知你参加北伐军。

你你你为什么离军队？

你你你为什么帮劣绅？

你为什么当流氓？

你为什么打农军？
昨日夫妻今日恨，
我又是恨来又伤心！
今日不把真情供，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雷 贵 （唱）先要将你自己问。

雷大嫂 什么？

（唱）你自甘堕落反来怪别人！

雷 贵 哼！

（唱）我是流氓，你是痞棍，

八两对半斤！

雷大嫂 （气得发抖）你住嘴，住嘴！

雷 贵 （唱）几句实话听不进，

婊子起牌坊装正经！

〔雷大嫂忍无可忍，随手抓了根“纠察棍”欲打。

雷 贵 什么？你要打人？

雷大嫂 （唱）打死你这流氓才解恨——

〔雷大嫂追打雷贵，雷贵躲闪，农军甲、乙忙解劝，郭亮上，接过“纠察棍”。

郭 亮 （唱）一出夫妻会为什么文戏武唱、使枪弄棍动刀兵？

雷贵，不要怕，打你是痛你，骂你是爱你嘛！

雷 贵 才看见这样痛男人的堂客！

雷大嫂 郭委员长，他……他……

郭 亮 他太不争气了，是不是？

雷大嫂 我……我没有这个男人……(伏案痛哭)

郭 亮 我知道你是恨铁不成钢。不过，雷大嫂，难道你就相信，一个与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有杀父之仇的作田汉子，会心甘情愿地替反动派卖命？

雷大嫂 可他……他偏偏在街头闹事，打了我们农会的人呵！

郭 亮 那你就得查查原因嘛！雷贵，你为什么要殴打农会的人？

雷 贵 我恨农会！

雷大嫂
农军甲 什么，你——
农军乙

郭 亮 (对雷贵)说下去，说下去！

雷 贵 我们当兵的在前线打军阀，流血拚命，寄回一点安家费，农会为什么要没收，为什么要没收？！

郭 亮 有意思，有意思。雷贵，听谁说的呀！？

雷 贵 我们长官说的，还能是假。

雷大嫂 我有件东西，你与我看！（拿出小布包掷向雷贵）

雷 贵 ……看就看！（打开布包）光洋？你收到了？

雷大嫂 一共五块，不少吧！

雷 贵 好吧！我再问你，你一个妇道人家，不在屋里养老的，带小的，变得真快呀！连巴巴头也剪掉了，蓄起这“瓢巴鸡婆”，城里乡里，拿刀使棍，你搞的么名堂？难怪我们长官说你成了——

雷大嫂 成了什么？

雷 贵 成了成了……我说不出口哟！

雷大嫂 （轻蔑地大笑）哈哈！

雷 贵 （对观众）你看你看，她还笑哩！

雷大嫂 哼！你们那些长官，无非说雷贵的老婆成了“公妻”是不是？

雷 贵 （对观众）哎呀！她偏偏说得出口呀！

农军甲 你闭嘴！这几年，就是她领着我们闹革命，兴农会，砸了团防局，拉起自卫军，枪毙了杀害你爹的笑面虎刘子善！

雷 贵 啊！……

农军乙 也是她起早贪黑，勤帮苦做，为你养老的带小的，没想到你红口白牙糟踏人！

雷 贵 这……

郭 亮 怎么样？雷贵，你们长官的话不确实吧！

雷 贵 这是怎么回事呀？

郭 亮 你再想想，你们这些当兵的，为什么收不到家信？当官的为什么不准你们回家？

雷大嫂 你呀！被别人牵去卖了还不知道！

雷 贵 （痛苦地）我……我受骗啦！……我有罪，我有罪！
（拾起绳子）毛伢子娘，帮个忙，把我捆起送特别法庭！

〔雷大嫂接过绳子就捆。〕

郭 亮 呃呃！（接过绳子）雷大嫂，我们特别法庭是关土豪劣绅的呵。

雷大嫂 我看他差不多！

郭 亮 差得多，差得多！

〔袁振急上〕

袁 振 老郭，呼吁电和各界的声明发出后，许克祥的手缩回去了！

郭 亮 哦？！……

袁 振 刚才，我随程韬同志前去交涉，许克祥态度横蛮，倒是那个新来的余副团长——

郭 亮 新来的余副团长？他怎么说？

袁 振 他答应马上前来还枪送人，赔礼道歉！

郭 亮 哦！（自语）奇怪，一个副团长怎么可以左右许克祥呢？

袁 振 他还一再说这是一场误会。

郭 亮 哼！蓄谋已久，何言误会？！这里面可能还有新的阴谋！同志们！

（唱）分明学蒋介石故伎重演，

怎说是生误会事出偶然。

他既来还枪送人赔礼道歉，

就应当“以礼相待”虚与周旋。

一识庐山真面目，

今朝正是好机缘。

时间紧迫休息慢，

雷贵哥！

请到里面仔细商谈！

〔幕落。〕

第二场 还枪审贵

〔紧接前场。〕

〔湖南全省总工会客厅。〕

〔幕启。程韬高兴地上。〕

程 韬 （唱）学院街，生误解，
一场风波险成灾。
多亏我克制忍耐，
苦口婆心释疑猜。
许克祥知错能改，
亲自登门道歉来，
一阵和风除雾霭，
精诚所至金石开！

靖筵，袁胡子！

〔郭亮、袁振上。〕

郭 亮 老程，你来得好，我们正要找你！

程 韬 不用找了，一切都很顺利。许克祥虽然骄横跋扈，余副团长倒很达理通情。

〔周尚武急上。〕

周尚武 老龚陪同许团长和余副团长，还枪送人来啦！

程 韬 请，请！

周尚武 有请许团长、余副团长！

〔鞭炮，吹打。刘标率三士兵捧着披红的枪支、挑着一担光洋上。龚绍轩陪许克祥、余湘三上。〕

龚绍轩 请，请！

许克祥 诸位！

（唱）今日街头相对垒。

余湘三 （唱）一伙流氓起是非。

许克祥 （唱）致使双方生误会。

余湘三 （唱）我等特来把礼赔。

愿化干戈为玉帛——

〔余湘三示意刘标等送还枪支、光洋。〕

程 韬 （唱）喜今日满天云雾一风吹！

许克祥
余湘三
龚绍轩 对，对，对！

（唱）满天云雾一风吹，一风吹！

许克祥 诸位，许某今日代表军方，恳切表示：今后，贵我双方要坚决……坚决执行……两党领袖联合……联合宣言，抛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同……反蒋，如兄弟……如兄弟……（忘了词）

余湘三 （附耳提词）如兄弟般亲密。

许克祥 （大声地）对对对，如兄弟加亲戚，如兄弟加亲戚！

程 韬 许、余二位团长，今日能从大局出发，还枪送人，又作此恳切表示，十分令人高兴。我也借此披陈，我党坚决恪遵陈独秀总书记和汪精卫主席的联合宣言，决不做亲痛仇快之事。

许克祥 太好啦，太好啦！
余湘三

〔程轺让坐。〕

郭亮 许团长刚才演说，要贵我双方“抛弃前嫌”，郭亮还有那么一点点儿疑问，要向二位请教。

许克祥 请讲！
余湘三

郭亮 请问，学院街缴枪事件究竟因何而起？

许克祥 只因一伙流氓兴风作浪，与工农两会弟兄发生纠纷，我部为维持治安，误缴了贵会的枪。

郭亮 许团长既已查实是一伙流氓兴风作浪，那么，再请问——

（唱）这流氓来自何方？

这流氓为谁卖命为谁忙？

这流氓因何街头来挑衅？

这流氓为什么造谣抢枪？

无风难起三尺浪，

背后难道无文章？

许克祥 （唱）最可惜这伙流氓已漏网，
捣乱原因尚不详。

袁振 （唱）数十名工农被捆绑，
竟没抓到一流氓，
咄咄怪事难想象——

龚绍轩 （不满地）呃！

(唱)休缠枝节把团结伤!

程 韬 是呀!

(唱)高屋建瓴,

都应从大局着想,

团结反蒋,

彼此休要乱猜详。

余湘三 (唱)程先生真知灼见堪敬仰,

肝胆相照感人心肠。

回头尊声许团长,

我们要雷厉风行搜捕流氓。

一旦拿获不轻放——

许克祥 对!

(唱)审他个水落石出才收场!

郭 亮 (唱)许团长果真能这样?

许克祥 (唱)克祥我说到做到不欺诳!

郭 亮 好啊!

(唱)眼前有个“流氓”在,

许克祥 (一惊)哦?!……

郭 亮 (唱)请团座立即就开堂。

审他个水落石出明真相,

这小流氓背后定能审出大流氓!

许克祥 这……

程 韬 靖筵,你……

郭 亮 尚武,把那个“流氓”带出来,许团长要亲自审问。

周尚武 是。(下)

余湘三 团座，应将这流氓带回团部审问，以免冲淡今日消除误会、加强团结之亲善气氛！

许克祥 有理！有理！

郭亮 余副团长，今日三头对六面，审个水落石出，不正好彻底“消除误会”吗？

余湘三 这……

程韬 唔，这倒也未尝不可。

〔周尚武、雷大嫂带雷贵上。〕

周尚武 “流氓”带到！

郭亮 请许团长审案。

袁振 请呀！

程韬 请吧，请吧！

许克祥 (硬着头皮)哼！你这流氓姓什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在街头造谣抢枪？

余湘三 可不许胡说八道！

郭亮 对对对，“可不许胡说八道”！

许克祥 讲！

雷贵 报告团长，我姓雷名贵，本月初由武汉调来长沙，家住团长你统管的三十三团第三营第三连第三班……

许克祥 你胡说！

雷贵 胡说不胡说，请团长看符号，(脱去便衣，露出军服，指着胸前符号)上等兵雷贵，上等兵雷贵！

程韬 许团长，这……这是怎么回事？